



Edgar Poe

爱伦·坡小说全解

朱振武 主编



爱伦·坡小说全解

朱振武 主编

王二磊 李青林 许广洁 等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伦·坡小说全解 / 朱振武主编.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80730-486-9

I. 爱… II. 朱… III. 爱伦·坡(1809~1849)—小说—
文学研究 IV. 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5963 号



爱伦·坡小说全解

主 编——朱振武

责任编辑——李晓梅

特约编辑——蔡才宝

封面设计——魏 来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13.875

字 数——38 万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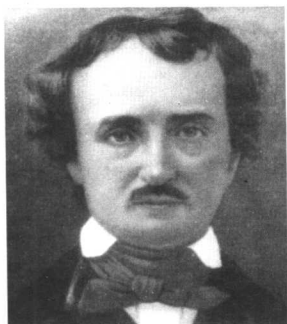
印 数——3300 册

书 号——ISBN 978-7-80730-486-9/I·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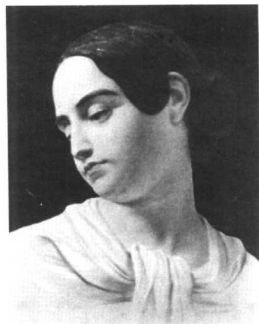
定 价——29.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埃德加·爱伦·坡
(1809—1849)



爱伦·坡的表妹和妻子
弗吉尼亚·克莱姆·坡
(1822—18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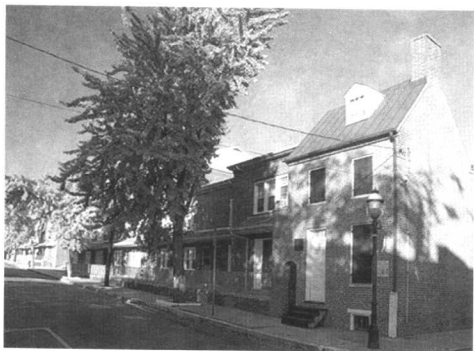
爱伦·坡的姨妈和岳母
玛丽亚·坡·克莱姆
(1790—18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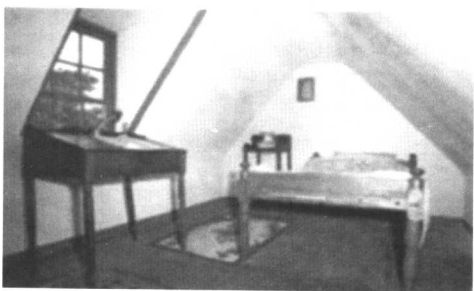
爱伦·坡的养父约翰·爱伦
(1779—1834)



爱伦·坡的养母弗朗西丝·基
林·瓦伦丁·爱伦
(1785—1829)



爱伦·坡在巴尔的摩的房屋，现在也是爱伦·坡博物馆



爱伦·坡在巴尔的摩住处的阁楼



爱伦·坡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卧室



爱伦·坡的墓碑（巴尔的摩）



对爱伦·坡死后的名誉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鲁弗斯·威尔莫特·格里斯沃尔德 (1815—1857)



1949年(爱伦·坡逝世100周年)美国发行的带有爱伦·坡头像的邮票

序 言

一、爱伦·坡传略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是美国19世纪诗人、短篇小说家和文艺批评家。在诗歌方面,爱伦·坡可以同弗罗斯特和惠特曼等大诗人一比高下,因为他创作了一批以音韵美和悲恸美著称于世的诗篇。在小说方面,他也能与马克·吐温和福克纳等大小小说家相提并论,因为他开创了美国侦探小说和现代科幻小说的先河,用演绎心灵恐怖的创作手法提升了哥特小说的艺术地位,并以夸张怪诞的方式渲染了讽刺幽默的效果。至于在文学批评方面,他又可以与亨利·詹姆斯等文学评论家相颉颃,因为他推崇“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和以“激荡读者心灵”为目标的效果理论,从而成为美国批评界独树一帜的人物。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成绩斐然的文人,生前却饱尝辛劳愁苦,难为主流社会所容,死后还受到非议,引发文坛褒贬不一的评价。有些人认为,他勤勉稳重,正直果敢,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和天才的小说家,同时也是富有见识和哲理的大评论家。可在那些对他心存偏见和误解的人眼里,他又是恶棍和酒



鬼,是不折不扣的疯子和文抄公。其实,无论将他视为天使也罢,魔鬼也罢,爱伦·坡在美国文学发展史中的特殊地位终是毋庸置疑的,他对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做出的贡献也是不可小觑的,而这些无疑都和他先天的遗传、后天的境遇以及后来身心所受的创伤联系在一起。诚如一位法国文学评论家所指,“做为人的埃德加·坡和做为作家的埃德加·坡之间存有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一方的才能天赋足以映现另一方的功勋和伟绩。倘若割裂两者,换以他法审视,则是荒谬之举。”^①

爱伦·坡曾在一封自传式的书信中声称,他于1811年出生在“巴尔的摩一个最古老、最体面的家庭”^②。这种说法不免有失真实。确切地讲,爱伦·坡的具体出生日期是在1809年1月19日。在巴尔的摩,爱伦·坡家也算不上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家族,因为他的祖父原属爱尔兰籍,后来才随家人迁居至此。不过,“体面”倒符合爱伦·坡家的实情。爱伦·坡的祖父是一位纺车修理制造商。他靠自己的精明强干不仅在异国他乡开创出一片天地,而且也让全家人过上了较为富裕的生活。他还积极投身捍卫自由的护国行动,曾参加过华盛顿将军领导的美国独立战争,也曾为拉斐德侯爵^③的部队慷慨解囊,出资捐物。当地人都习惯称他为“坡将军”,其中的敬仰、爱戴之情不言而喻。然而,对于年幼的爱伦·坡来说,祖父永远只是一位陌生的传奇人物。直到小爱伦·坡七岁那年,老人过世时,他与祖父见面的机会仍是寥寥无几。

爱伦·坡的父亲大卫·坡(David Poe)在家中的五个男孩子里排行第四,生于1784年,从小接受上好的教育,是“坡将军”的全部希望所在,但他生性腴腆、怯懦,时而有几分敏感和忧郁。他喜欢研读剧本,

① Carla Hancock, *Seven Founder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Winston-Salem, N. C.: J. F. Blair Publisher, 1976, P. 91.

② R. W. Griswold, *The Works of the Late Edgar Allan Poe* (Vol. 1), from Frances Winwar, *The Haunted Palace: A Life of Edgar Allan Poe*,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1959, P. 14.

③ 拉斐德侯爵(Marquis de la Fayette, 1757—1834),法国革命活动家。1777年到1781年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立下赫赫战功。

二十岁时,他违背父母的意愿,毅然加入弗吉尼亚的一家剧团,有幸同剧团中的知名女伶霍普金斯联袂献艺,并于1806年4月初在里士满与之结为伉俪。次年,长子亨利·坡出生。后来他们膝下又添一儿一女,分别取名埃德加·坡和罗莎莉·坡。

事实证明,大卫·坡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最后选择弃法从艺确非明智之举。他虽然胸怀壮志,但是天资不足却成为他演艺道路上的巨大羁绊。面对这种尴尬的处境,再加上生活的拮据,百般无奈的大卫·坡惟有在酒中寻求慰藉,慢慢染上酗酒的陋习,并自1810年10月18日起销声匿迹。

爱伦·坡就这样过早地失去了父爱。由于他当时仅过周岁,所以父亲对他的影响更多是来自先天的遗传因素,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爱伦·坡“苦难天才”的双重特质。一方面,爱尔兰血统中对神秘、超自然事物的向往常常把爱伦·坡带入生死之间明暗交接的真空地带,促使他“用细致而科学的、具有骇人效果的方式描写飘浮在神经质的人周围的、并将他引向恶的想象之物”^①;另一方面,变幻无常和恃才傲物的秉性又让他动辄陷入文人之争的泥潭,成为同时代人蔑视和屏弃的对象。除此之外,父亲嗜酒的习性也在爱伦·坡身上得以延续,为他凄楚的人生添加了更浓的悲剧色彩。

与壮志难酬的父亲相比,爱伦·坡的母亲伊丽莎白·阿诺德(或伊丽莎白·坡,也就是原来的霍普金斯夫人)(Elizabeth Arnold)在演艺事业上则幸运许多。1796年,九岁的她跟随身为艺人的母亲从英国伦敦来到美国,以歌唱演员的身份首次登台亮相,结果一炮走红,并以姣好的姿容和超群的技艺逐渐发展成为一名颇有声望的女伶,赢得了当时剧团的新成员查尔斯·霍普金斯的倾慕,并成为其夫人。霍普金斯去世后,她便和大卫·坡结了婚。二人的婚后生活可不像想象的那么浪漫,丈夫很快就失去了信心。一家人本来就生活拮据,而丈夫的失踪更是雪上加霜。1811年10月11日在里士满最

① 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88页。

后一次亮相之后，久病在身的伊丽莎白·坡终于不堪重负，从此一病不起，并于是年12月8日撒手人寰。

爱伦·坡幼年失怙，旋即成了曾经救助过他们的爱伦(Allan)夫妇的螟蛉子，这也是爱伦·坡名字的由来。哥哥也由别人领养。关于母亲，爱伦·坡自己说没有什么印象。可是，将近三年朝夕相处的时间必定会让他对那段生活多少存有一些模糊的记忆，陪伴母亲在病榻前度过的时光或许是爱伦·坡终身挥之不去、难以忘却的阴影，那僵死的面容、深陷的脸颊、腐朽的气味和突兀的双眼不仅在爱伦·坡的作品中被一次次地精雕细刻，而且也在现实生活中被他身边的女性一遍遍重新上演。

爱伦·坡家最后出场的一名成员是妹妹罗莎莉·坡^①，她应该算是爱伦·坡一生最忠实的守护者。童年时期，由于麦肯齐夫人与爱伦·坡家相距并不遥远，所以两人常有见面的机会。或许是由于自己的神智不健全，罗莎莉在一言一行中都流露出对哥哥的崇拜和钦佩之情。不过，她也为爱伦·坡增添不少苦恼，加剧了他晚期对自己精神状况的忧虑。爱伦·坡去世后，她成为哥哥惟一的合法继承人，保留了爱伦·坡的部分画像和手稿。等到麦肯齐一家在内战中失散的时候，罗莎莉便靠变卖这些东西维持生计。1879年，她在华盛顿一所福利院猝死时，手中还拽着一封某个出版商的回信，里面附有一张五十美元的纸币。

这就是爱伦·坡的一家，双亲一个早早撒手人寰，一个则如泥牛入海，音信全无，兄妹三人一个先他而去，一个为他留守终身，使得人世间最真挚、最纯朴的情感在爱伦·坡身上演变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于是，他带着慈母的幻影，带着对亲情的渴望，开始在人生历程和创作生涯中不断寻求心灵的慰藉。

从某种意义上说，爱伦·坡被人收养是一件好事。他现在无衣

① 有关罗莎莉的身世存有疑点，包括大卫·坡的家人在内的一些人认为，她不是坡先生的亲身女儿，而是伊丽莎白·坡与其剧团另外一位男演员的私生女。她同时还存有智障问题，长大后仅具备十几岁孩子的智力水平。因此，坡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太喜欢她，只有爱伦·坡除外。

食之忧,并开始接受良好的教育。养父约翰·爱伦(John Allan)虽不十分富有,可他也是一位家道殷实的烟草出口商。或许是受职业的影响,他是个凡事讲究实用的人,平时不苟言笑,不太容易让人接近。所以,爱伦·坡在家中享受的疼爱 and 关怀更多是来自养母。

毋庸置疑,爱伦夫人领养爱伦·坡是准备拿他当作自己儿子看待的,但爱伦先生却一直没有为爱伦·坡办理正式的过养手续,这其中自然有经济上的原因。

1815年,出于拓展业务和探亲的需要,爱伦决定携妻子、妻姐^①和爱伦·坡一同前往英国居住一段时间。连续三十四天的海上航行让身体虚弱的爱伦夫人姐妹二人染上重病,可小爱伦·坡却把此次远行当作是一次伟大的冒险活动,始终表现出异常的坚强和勇敢。苏格兰是他们最先到达的地方,这里迷雾缭绕的山地、绵延崎岖的海岸、阴森破旧的城堡以及低坝和湖泊都在爱伦·坡富于幻想的头脑中撒播下无形的种子,成为他日后丰收的果实。在这期间,爱伦·坡曾被送入当地一所历史悠久的文法学校^②,与爱伦先生的几个外甥一起念书。学校开设的书法课上有一项基本功练习,要求学生们去附近的坟场临摹墓碑上撰写的铭文,从而也让爱伦·坡对死神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和认识。

在伦敦,爱伦先生整天忙于业务,他妻子依然有病在身,爱伦·坡只好在几所学校间辗转。可以说,爱伦·坡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奠定的,而他在斯托克·纽因顿学校学习的经历也为他创作短篇小说《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 1839)积累了宝贵的素材和丰富的灵感。故事中那幢“凹凸不平的伊丽莎白式大房子”,那“涂着一层灰泥,插着碎玻璃”的“砖头高墙”以及周围“疙瘩满身的参天巨树”^③之类的描述,皆可谓纽因顿学校的逼真再现。事实表明,爱伦一家的英国之行是一次颇为不顺的旅行活动,而爱

① 爱伦夫人的姐姐自其结婚时就随她住到爱伦家,帮她料理家务。

② 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系英国16世纪开办的以拉丁语为主课的学校。

③ 爱伦·坡:《爱伦·坡短篇小说集》,陈良廷、徐汝椿、马爱农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09~310页。

伦·坡却是这次远行的受益者。他不仅接受到英国正规教育的熏陶,领略了大洋彼岸的旖旎风光和异域风情,而且也收获了对哥特城堡、公共墓碑和历史遗迹的认识,从而为他描绘现实以外的世界寻觅到了可供临摹的模本。

1820年6月,爱伦先生最终决定结束旅居英国的生活,重返里士满,埃德加随即在当地的中学继续他的学业。此时的爱伦·坡已经渐显宜人相貌,浓眉如剑,双眸明亮略带忧郁,宽阔的前额突显着无限智慧,举止也不失绅士风度。在学校,他的天赋让他学业成绩门门优异,数学、化学和医学是他的强项,文学、历史、物理、生物和天文地理当然也不薄弱,因此,把他的小说称作知识型小说一点都不为过。他还擅长体育,游泳、马术、击剑,样样精通。学习期间,爱伦·坡曾迎巨浪在詹姆斯河内力游六、七英里,一度成为学校传颂的佳话。此外,他在音乐方面的表现也有可圈可点之处,长笛就是爱伦·坡喜好吹奏的一种乐器。从他后来的诗歌创作中,我们不难看出爱伦·坡对音乐的深刻理解。最值得一提的是,爱伦·坡正在慢慢学习用拉丁文写诗,展露诗人的才华。当时,任约瑟夫·克拉克(Joseph Clarke)学校校长的克拉克先生就曾说道,“从他写给一些女同学的信中可以看出,想象力似乎在他的各项能力中占据优先位置。”^①

或许,才艺的彰显是与高傲的生性联系在一起的。正当爱伦·坡过人的才能逐渐为大家所深信不疑的时候,他争强好胜的心理也让他变得愈发敏感、脆弱,致使他时常会与同学和家人产生摩擦。可以说,爱伦·坡同养父的关系就是在这段时间泛起微澜的。当然,爱伦先生整日忙于生意,无暇与养子沟通和交流,自然也难辞其咎。

爱伦·坡有位少年时期要好的玩伴,也是他的崇拜、仰慕者,叫鲍勃·斯塔那德(Bob Stanard)。一天,他邀请爱伦·坡去家中做客,从而也让爱伦·坡有机会结识了鲍勃的母亲简·斯蒂丝·斯塔那德(Jane Stith Stanard)夫人。初次相见,斯塔那德夫人的美丽端

① Frances Winwar, *The Haunted Palace: A Life of Edgar Allan Po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59, P. 52.

庄和善良体贴便给爱伦·坡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两人共有的细致独特的审美情趣也使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欢愉。从那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爱伦·坡就成了斯塔那德家的常客，对同学的这位母亲倾注出狂烈、炽热的情感。直至1824年4月，这一切皆因斯塔那德夫人的病故发生改变，爱伦·坡内心燃烧的激情被完全扑灭。他后来提笔写下《致海伦》(*To Helen*, 1831)一诗。多年后，他在自己的一封信中也曾提及此事，并承认“我在少年时代所写的那些诗句，写的是我灵魂的第一次纯粹的理想之爱——是我对海伦·斯塔那德的至纯至爱”^①。

既然爱伦和养子的关系正在步步恶化，那么他为什么还要送爱伦·坡进大学继续深造？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不想让爱伦·坡过多干预自己的私事。在养父的安排下，爱伦·坡于1826年2月14日在弗吉尼亚大学正式登记注册，成为一名高等学府的学生。当时，由杰斐逊亲手创建的这所学校开办方才一年，许多亭台楼阁、宿舍廊柱依旧崭新，任教的老师多半是用重金从国外聘请的优秀人士，这也意味着爱伦·坡将有机会在此接受一流的教育。的确，事实也是如此。在弗吉尼亚大学学习期间，爱伦·坡不仅课业成绩突出，掌握了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多门语言，同时还广泛涉猎文史、理学和绘画等众多领域，为今后的创作生涯作了大量的知识储备。此外，他也为自己的文学天赋找到了释放的途径，作出许多充满激情的诗歌，使得脾气暴躁的布莱特曼(Blaettermann)教授也只能对他另眼相看。

不过，新办学校也有其自身不可避免的弊端。尚未健全的各项规章制度让许多学生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呈现松散、懈怠的态度，而学员中贵族子弟居多的事实也令学校风气大受影响，玩牌、喝酒、斗殴和聚众赌博现象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身处其中的爱伦·坡自然也会沾染不良习惯。如果说爱伦·坡当时的酗酒在一定程度

① Edgar Allan Poe, *The Poems of Edgar Allan Po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64.

上是因为失恋造成的,那么,赌博则是由养父爱伦先生引发的。经济上受困的爱伦·坡曾多次向家中索钱,几经尝试无效后,便将目光转向了赌场,结果债台高筑。1826年年底,爱伦·坡回里士满过圣诞节,失望气恼之下的爱伦便不准许他再回学校。爱伦·坡短暂的大学生活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辍学在家,爱伦·坡一度被安排在养父的商行当学徒,学习记账和经商。一身诗人才气的他当然不会热衷于此。百无聊赖之余,他仍以读书、访友为乐,因而也被养父冠以“游手好闲”、“吃闲饭”的骂名。1827年3月,意外得知自己的少时恋人将为人妻的消息让爱伦·坡的去意终成定局。临行时,他给养父留下一封信,信中除了要求为他寄去行李和一些钱外,还将自己出走的原因和盘托出:

……我终于下了决心——离开你的家,在这广阔的世界里争取找块立足之地,这样就没人像你这样对待我了。^①

于是,爱伦·坡化名为亨利·里·雷恩特(Henri Li Rennet),定了一张去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船票,并于1827年4月抵达目的地。之所以选择波士顿,是因为他读大学时就知道,这是一座素有“文学之都”之称的城市,是全国出版中心之一。在这里,即使不能一举成名,至少也能向自己的梦想迈进一步。爱伦·坡的考虑或许是对的。到波士顿不久,他就邂逅了华盛顿街一家小印刷厂的老板,名叫卡尔文·弗·斯·托马斯(Calvin F. S. Thomas)。他愿意在自费的条件 下帮爱伦·坡出版一本名为《帖木耳及其他诗》(*Tamerlane and Other Poems*, 1827)的诗集,而这也是爱伦·坡正式问世的第一部作品。尽管如爱伦·坡所说,集中收集的十首诗歌皆系他少时所作,但它们在主题上已经突显诗人对死亡、美丽以及爱情的关切和探寻,在形式上已经体现他对音韵美、节奏美的注重和追求。这本售价为十

① 彭贵菊等:《爱德加·爱伦·坡作品赏析》,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4页。

二美分半、印刷仅有五十余册的诗集已经将爱伦·坡身上仅有的一点余额耗光用尽。再度陷入经济危机的爱伦·坡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军队，那里至少可以帮他解决吃住的问题。

1827年5月，爱伦·坡将实际年龄由十八岁改为二十二岁，以另一化名埃德加·A·佩里(Edgar A. Perry)的身份应征加入美国陆军，和战友们一同驻守在波士顿湾入口处的独立城港口。六个月后，爱伦·坡所在的炮兵连被派往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沙利文岛(Sullivan's Island)，在这里一呆就是一年。对于爱伦·坡而言，这段戎马生活应该算是有得亦有失。一方面，身处部队的他不仅可以解除衣食之忧，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诗歌创作，而且也能利用深入祖国边疆要塞的机会，寻求日后创作的素材和灵感。其中，《金甲虫》(*The Gold-Bug*, 1843)中宝藏的埋藏地就是设在人烟罕至的沙利文岛上，《长方形的箱子》(*The Oblong Box*, 1844)中，“我们”登船离港的出发地也是选在查尔斯顿港，而在《气球骗局》(*The Balloon-Hoax*, 1844)和《梅岑格施泰因》(*Metzengerstein*, 1832)等几部小说中同样也能觅得这段生活的些许踪影。但是与此同时，漫长的服役生活也带给爱伦·坡难耐的孤寂和无限的愁苦。为了可以提前退伍，他只能再次向爱伦发出求助信号，希望养父能帮他开具一份退伍证明，结果却毫无回音。

1829年3月2日，当爱伦·坡从部队告假回到里士满探望病危的养母时，弗朗西丝，这个他生活中惟一可以依赖的人，已经离他而去了。幼年丧母的阴影还未散尽，如今养母又溘然长逝，飘零无助的爱伦·坡感到愈加孤苦。先前不支持养子退伍的爱伦先生现在同意他提前退伍，去上西点军校。

在被派往西点军校成为军官之前的几个月里，爱伦·坡一时无处可去，落寂的他决定回到巴尔的摩，去寻找自己的亲人。以前他和哥哥有过一段时间的书信来往，知道那里还有一位健在的祖母，以及一位守寡的姑妈和她的两个子女。家里人当时不会拒绝他回家，只是哥哥现在因酗酒和肺结核正奄奄一息。

在巴尔的摩，除了为自己找到一处安身之地外，爱伦·坡这位年

轻的诗人终于也为自己作品的发表找到了一条门路。他将手稿《阿尔阿拉夫、帖木儿及小诗》(*Al Araaf, Tamerlane and Minor Poems*, 1829)投给《新英格兰人与波士顿文学公报》(*Yankee and Boston Literary Gazette*)。当时任主编兼作家的约翰·尼尔(John Neal)先生在评阅完后,不仅同意为爱伦·坡刊登部分诗作,同时还写了难得的评语:

且让作者自以它们就是美国诗人迄今仅见最杰出的诗句吧,且让读者认定这位诗人的幻想奇诡难解吧,倘若埃德加·爱伦·坡能把自己惊人的潜能更加彻底表现出来,未来一定会写出更绝美不凡的作品。^①

据爱伦·坡说,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表扬和鼓励。1829年年底,爱伦·坡的第二本诗集在巴尔的摩出版。虽然舛误难免,但这本诗集通常被认作是爱伦·坡对美国诗歌的第一个真正的贡献。

1830年7月1日,爱伦·坡在西点军校庄严而不失骄傲地宣誓,“维护美国宪法,并为之与一切相抗衡的力量作斗争”,随之开始步入正规的军校生活。然而,事实表明,入学时的那份体验只是瞬间的感受。在西点,等待爱伦·坡的除了失望还是失望。和当年在大学时的情况一样,他的补助金每月只有二十八美元,其余的需要家里的救济和资助,可爱伦自入学时给他二十美元后就再无后续。在同学面前,生活困顿的爱伦·坡感到屈辱难当。与此同时,军校刻板压抑的生活和严格的训练方式也令爱伦·坡无法忍受。最让爱伦·坡痛苦不已的是,学校三百多条军规中有一条明确规定,“未经教官特许,士官生不得在室内存有任何小说、诗歌以及与学习无关的书籍。”^②就这样,多处受困的爱伦·坡开始脱离群体,逐渐成为教官和学员眼中的一

① Frances Winwar, *The Haunted Palace: A Life of Edgar Allan Po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59, P. 117.

② Arthur Hobson Quinn, *Edgar Allan Poe: A Critical Study*, New York: 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1969, P. 169.